

2303

盐边县文史资料选辑

第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盐边
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编委会编印

盐边县文史资料

第五辑

四川省盐边县政协文史资料编委会

一九九二年八月

2450/02
盐边县政协八届三次会议文史

资料委员会

顾 问：沈荫宝 谭绍春 王炎尧

主任委员：胡廷勋

副主任委员：罗鼎辉 付锡春

委 员：李文光 罗克宣 张肇新

熊荣周 赵绪光

特邀委员：沈永康 刘治远 郑宗富

王良政 胡良图 张兰清

前 言

盐边县有辽阔的空间地域，独特的立体气候，悠久的历史，丰富的自然资源，优美的民族风情，宝山秀水，人杰地灵。上千年的变迁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迹。解放后，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绩。

近十年来，因二滩电站的修建给盐边人民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古老的县城将被淹没而南迁至成昆铁路桐子林站附近，未来的盐边新县城将成为川西南明珠。面对这一形势，作为县文史资料挖掘、抢救盐边的“三亲”史料就更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我们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搜集了一批以“三亲”材料为主的稿件，汇编成册，奉献给读者，它反映了盐边近代历史的一些侧面和事实，将会在未来盐边的腾飞、发展中起到资治育人的作用。

本辑在广大作者、知情人士、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下收集了近30万字的材料，由于篇幅有限，暂选用稿件35篇约12万字，其余部分将在以后各辑中陆续刊载。

我会文史资料工作自创刊以来受到县委和我会领导的极大重视，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得到社会各界的熱情关注，特别是我县五十年代工作的老同志及广大作者精心扶持了这棵生机勃勃的幼苗，在此，我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文史资料是以“三亲”材料为主，力求准确、翔实，但由于我们编辑水平有限，亦或因有的同志对事件隔时太久，在文章中难免或有舜误之处。为此，敬请读者批评、订正。

编者

目 录

[illegible]

[illegible]

盐边土司葛绍武父子的兴亡

郑德智

葛绍武，男，又名善继。纳西族。生于清光绪年间；于一九五一年四月组织叛乱，被击毙于盐边县龙胜乡龙头山。葛绍武父子在盐边县的活动从民国十年（1921年）当杨润田的中队长到1950年3月盐边解放，长达29年，其主要兴亡过程如下：

一、葛绍武家世

其先世原为盐源中所土司喇姓下属的土目。（即管理远地村庄钱粮的头目）葛绍武的父亲葛福州及其先辈，原住现健康乡中村（盐边县城河对面）因革苴芦（现新坪乡）地势险要，又是葛家的辖地中心，葛福州便迁往革苴芦。

福州妻生子名善述；善述娶妻孙氏，生子名世藩。有革苴芦小扎窝刘姓女善针绣，妙龄貌美。福州收作偏房（小老婆），生子名善继（字绍武），因孙氏刁悍，福州命妻及其子世藩住革苴芦，偏室刘氏及其子善继（绍武）另居大石房。

葛福州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病逝，由孙氏子世藩继任土司世袭职。

葛善继（绍武）与其母刘氏在大石房生活，成人后娶妻

寸氏，生五子：世槐（字荫堂）、世基、世楷、世杰、世本。三个女儿：长女配右所土司八全忠；次女配陈伯昌（键为人曾任盐边县长）；幺女配张伯伦（汉源县人；曾任西昌国民党部书记，后由蒋介石西昌行轅委以陆军少将专员军衔，派到盐边县作党务工作）。国民政府委葛绍武少将军衔，葛世槐中将军衔。（王良政教师提供国民党军政人员花名册有此记载）。

二、葛绍武青年时期的活动

葛绍武青年时与妻舅寸万兴到云南经商生意。也经常往来于东巴垭、广东垭、傈傈垭、龙胜一带，做过烟生意，获利购买枪支，笼络民族青年作为自己基本势力。

盐边地处川、滇交界，民国初期，盐边为川、滇军阀争夺之地，民国十年（1922年）四川军阀在西昌的代理人，陈楷林，委任盐边的杨润田为盐边保卫营营长，葛绍武因有点武装力量，被杨拉拢，当了杨润田部属的中队长。

民国十一年（1922年），四川军阀任用羊仁安为驻防西昌总司令，羊仁安委任盐边雷云飞为川、滇游击司令，雷云飞委任葛世藩为副司令。

民国十五年（1926年），西昌总司令羊仁安，派川军团长蒋儒珍率领正规军来盐边，扬言将协助雷云飞扩充地盘，雷云飞率领其部份地方武装，走出同德街，到预约的鲤鱼破背地方迎接蒋儒珍时，被蒋儒珍军队预设埋伏将雷云飞击毙。因葛世藩是雷云飞的部属，葛绍武原是杨润田的中队长，葛绍武乘机图谋利用蒋儒珍解除葛世藩的武装实力，并开始夺取葛世藩土司印的活动。

三、篡夺土司印

葛绍武知川军团长蒋儒珍要清查消除雷云飞的部属实力，即托人向蒋儒珍许愿出钱，借机请蒋将葛世藩除掉，蒋知葛绍武拿不出钱，卡他要一万银元，只有葛世藩能出较多的钱，即在永兴把葛世藩的枪械全部收缴后，仍将葛世藩放回革茸芦。葛世藩回革茸芦，知蒋儒珍要整他，便与其心腹陈绰云决定逃往西昌找天主教法国教堂包主教庇护避难。葛绍武在葛世藩去西昌时，以表面关心葛世藩为名，派长子葛世槐同去西昌。到西昌后住在西昌的法国天主教堂内，葛世槐以他父亲是杨润田旧部，找羊仁安将葛世藩软禁起来。世藩因愁虑过度，去西昌的行途中深受风寒生病，住在西昌的法国天主教医院，于民国十六年二月被葛绍武害于天主教医院（详见第一辑），葛绍武父子率人抄搜革茸芦土司衙门，未搜出土司印，将葛世藩的母亲吊打威逼，葛孙氏仍不交出，葛绍武贿赂买活当时盐边知事（即县长）张竹村，将葛孙氏收进监牢，逼其交出，几经中村葛尊三劝说，葛孙氏才将土司印交出来。

葛绍武父子将葛世藩毒死于西昌，又夺得革茸芦葛世藩的土司印后，沿引兄终弟继的封建成规，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由葛绍武的长子葛世槐承袭。葛世槐当上了土司官，为了酬报鲁成德、郭永珍的功绩，叫他二人担任葛世槐的该管（给土司收租谷的头目）。

四、剥削收入

土司在其辖地内，剥削的名目繁多，葛绍武父子夺取了

革茸芦葛世藩的土司印后，起初武胜乡（包括今新坪、国胜、红宝、择木龙四个乡）及今健康乡的上村、中村、下村、淘水村，都属葛土司辖地，辖地内分佃户和门户两类，佃户又分为当佃户、租户。

当佃户有押（交押金）土司要办婚丧喜事就加佃户的押，以这名目向佃户榨取钱财由土司酌量决定交押的数目，此外每年节日佃户要给土司官送礼。

租户：分有押、无押两种，都要给土司上租，负担土司季节的义务工。

还有门户，除耕种的田地要向土司上租外，不分季节都有经常的义务工，门户的子女，如被土司官看上，便叫去作土司的使用人、做丫头或奴仆，实际就是奴隶。

门户与奴隶也有不同之处。门户有单独的家庭，奴隶无单独的家庭，依附于土司家生活，作使用人。土司有紧要事（包括军事），门户随调随动。

门户都是少数民族，包括苗族、傈僳族、摩挲族、彝族。佃户大多数是汉族，佃户中也有傈僳族、苗族等少数民族。

葛绍武的地租收入，据1951年盐边县清理财产委员会“关于葛绍武不动产调查总结”中称：仅武胜一乡（择木龙未计在内）纳租户数共计759户，稻谷租2049.75石（每石折300市斤），包谷租数214.25石（每石折300市斤）。随后，民国十八、十九年中所土司喇成杰被人杀死后，葛绍武又将其印件窃夺到手。健康乡大部分，永兴小部分，及同德乡缴纳的官租粮银，也向葛绍武家交纳了。葛家为扩充势力，不断广置田产，就在惠民乡也买有42户的土地。葛绍武父子田

产分布在盐边当时八个乡中占了五个乡镇，永兴、惠民、同德多系汉佃，在健康、永兴、惠民、同德四个乡的收租共计103户，稻谷租额761.10石，包谷租额35.60石。

以上葛绍武的地租收入，共计纳租户862户，稻谷租2810.85石，包谷租249.85石（每石折黄谷300市斤）。共计收黄谷37,983.952公斤。向葛绍武纳租户的民族分析：汉族770户，苗族46户，傈僳族25户，摩梭人11户，彝族4户。

葛绍武父子在其土司辖地内的收租已很富有，还尽量扩大其土地占有领域，在非土司辖地内采取以下几种方式和手段不断买田置地。

1、套买：以高价或等价向破落地主套买，交定立约后才拖欠价款，待到法币（旧币）贬值后，方才付给，使卖主蒙受很大损失，或将劣质的烟土（鸦片烟）作价。

2、诱让：有的田地被他看中，他便叫人从旁劝导，警告，一定要“义让”给他，看义让人的身份态度，予以或多或少或少的回价。

3、唆讼：一些田地遇有纠纷，他便挑拨兴讼，官吏仰其鼻息，故意歪曲裁判，或长期悬系拖累，使产权人不得不向他屈膝，拱手奉送。

4、高利贷：如有向他借债，以田地抵押非常容易，但到数年之后，他以法币、烟土、粮食辗转折算，重复计息，逼令借债人脱业偿付。

5、强占：借故诬陷，将产权人栓锁拘禁，吊打凌辱，勒迫交出田地，交出老契（产权人的买约）。

他这些买田置地方式也因时因地，因人而施。

葛绍武父子除收地租外，还要佃户的押金。（详见第一辑）

其他额外剥削，有官租、粮银、派钱、括斗（卖粮时抽的手续费）、飞子钱（交租后给收据要给手续费）烟租（种烟的要交烟租）、杂派、收课金（淘金的要交课金）。他在县城、永兴、惠民场镇的赌场抽头钱也是额外收入。

烟款收入是葛绍武经济收入的巨大项目，也是他在盐边势力日渐膨涨的由来之路。民国十九年（1930年）他担任盐边彝务大队长后，开始控制全县武装，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委任其子葛荫堂（又名葛世槐）为两盐（盐边、盐源两县）彝务指挥官，在盐边彝汉地区各乡编制有大队、中队、分队，葛氏父子控制了盐边全县地方武装后，由于国民政府对于鸦片问题明禁暗纵，军政官吏与之勾结，互相利用，煽惑人民普遍种烟。全县彝汉地区均由葛氏父子一手包揽勒收烟款，政府官吏、乡镇长，葛家下属的大、中、分队长，均给他在各乡跑腿，向葛绍武包收烟款，从中分润。葛绍武父子的这项收入，平均每年勒收得五、六万两鸦片，占全县鸦片产量的二分之一。每年向葛绍武包收烟款的乡镇保长和葛家的大、中、分队长，对种烟户的浮派估产，吊打勒索，横行勒收。盐边人民恨之入骨，敢怒而不敢言，因烟种深受其害。葛绍武父子每年勒收烟款收入，用以购买枪弹，扩充武力，加强对盐边人民的统治与剥削。

五、葛绍武父子军事力量与政治活动

民国十年（1921年），绍武担任盐边保卫营长杨润田下面的中队长，开始了军事政治活动。

民国十八年（1929年）葛绍武担任团务局长。

民国十八年（1929年）抢夺到云南张、胡两军的大批枪

弹，其情况是：民国十八年（1929年）当时是各省军阀割据时期，云南督军唐继尧死，其部属龙云、张洪椿、胡若愚三个军长，龙云为一方，张胡为一方，双方争夺云南的军政大权。龙云追逐张胡两军，从盐边过境逼到盐源，张胡两军缺粮、缺弹药，龙云是云南昭通彝族，葛支持龙军，葛袭土司职后，在其土司辖地内，能调动其门户、佃户有些实力；葛趁张、胡两军在从盐边逃往盐源途中，行至柏林山的元宝山、铜厂沟、山高路险，四无人烟的地带，又冷又饿又疲乏，葛绍武父子纠集其土司辖地内的武装在柏林山以逸待劳，持险逼凶，伏击、拦截张、胡两军的零星士兵和班、排武装，抢得大批枪弹。

接着，中所土司所属黄草坝地方的一批摩掌（纳西族）逃出来，葛家招下作门户，作为他家的基本队伍。

四川二十四军的军官，云南滇军的军官，以及烟商历年都有运枪弹来盐边卖给葛家，换取鸦片去贩运牟利，葛家的枪弹因此不断增加。

葛家又利用彝族支头之间的矛盾打冤家，防备空虚和松懈时，由葛绍武的三儿子葛世楷率众攻打，劫掠不服他家的彝族头目，被葛家打败或畏于经常骚扰，就被葛家征服、管理，使他们服管、服调，每年给他家上烟租，逐年征服县境内的各支彝族头目，扩充了势力范围，利用各支头目的矛盾，先后予以各个击破。

民国十九年（1930年）葛绍武在县城成立彝务大队：

民国十九年（1930年）吕忠敬任盐边县长时，各乡常发生抢劫，葛绍武已有实力，吕县长就委任葛绍武为盐边县彝务大队长，大队部设在县城葛绍武的住处——天成号。葛绍武将其土司辖地今新坪、国胜、择木龙、龙胜乡一带，编为

一、二、三个大队，从此盐边县的治安以彝务大队为主，各乡（镇）民团为辅，必要时由县府发布命令，调集民团协助。起初盐边县吕县长允许葛土司辖地内的烟款不交给政府，其他各乡烟款还是由县府收，县府与葛家分肥。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葛绍武消灭务本的地方武装刘吉卿，诱杀胡智伯（详见第三辑）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葛绍武调集地方武装，攻打县境内葫芦口（现属红民乡）的彝族头目付德元。攻打的原因有三：一是付德元有一匹尾巴上起陀陀的马叫“龙窝马”迷信传说有此马做事吉利，葛绍武得知向付德元索要此马，付德元是大黑彝，有实力，有胆略，付不给，葛不满；二是付德元的住处是右所土司八家的土地，右所八全忠是葛绍武的女婿，付德元欠右所土司八家的官租不交，葛怀恨；三是米易彝族付家由米易的大树井过来在右所土司辖境内的两庄垭口抢劫马帮，抢劫洋纱。付德元在力马的佃户关正才买这些洋纱织布。葛绍武派人去力马捕拿关正才，葛家的人刚到，关正才就逃跑，被葛家的人打死，葛家派去的人又把关正才家的牛羊牲畜赶走了，付德元得知，喊起武装到力马金保长家，把葛家派去的人围起，打死葛家派去的一人。由于以上三件事惹怒了葛绍武，葛调集其彝、汉各大队武装数百人去攻打付德元两次。一次是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的农历六月；一次是同年农历的十月，葛绍武都未能取胜。两次械斗，葛家的武装被打死12人，负伤几十人，直到事隔两年，付德元病死，其子付正才能力较弱，无力抵抗，投降了葛家，把黑龙窝马送给葛绍武，答应此后服管服调，每年给葛绍武献上猪头，就这样葛绍武又征服了这一支的黑彝支头。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成立彝务指挥部。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西康省政府主席兼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为扩充其实力，同时有利于大收烟款以饱私囊，任命葛绍武的长子、盐边土司葛荫堂为盐边彝务指挥官，组织成立盐边县彝务指挥部，全乡彝务由其主管。彝务指挥部设参谋、秘书、军需、军医等组织。指挥部下设大、中、分队。除葛土司辖地范围内编组的一、二、三个大队外，永兴编设了两个大队，其余各汉族乡：健康乡、惠民乡、共和、同德、务本各一个大队。大队长多由各乡（镇）长兼任，分队长多由保长兼任，以求军政合一，统治更加彻底，另有几个独立分队。彝族地区也编设大队。从此，葛绍武父子进一步扩充其实力，深入控制全县，葛氏父子及其部属在县内更加横行无理。葛家的大、中、分队长皆依仗葛氏父子势力，采取各种手段剥削、欺压盐边人民，即以勒收烟款为例，各乡群众，彝汉地区无不痛恨。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和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葛绍武调集武装攻打盐源县树河区的张雨林：

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6月，葛家的部队在云川交界的乾巴村伏击华坪的丁志平部队：

为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1949年2月，华坪县的丁志平（老红军干部）在华坪领导了武装起义，开展了武装斗争。丁志平部队在进攻云南的元谋县被国民党政府云南省的保安团激战受挫后回华坪，华坪县的杨振寰、杨先年、王富学等纠集华坪县的封建地方武装，围攻华坪城的丁志平，率领的300余武装。因丁志平部队缺弹药，葛绍武及葛世槐父子与华坪县的杨振寰、王富学等封建头目勾结，预谋

合力消灭丁志平部队。葛世槐派其部属陈敬候（葛的副官）与葛的一位参谋，一位大队长等到华坪县城与丁队平商谈转达葛世槐的意见，说是葛世槐愿意支持丁志平部队的大批子弹，预约在1949年6月×日在华坪与盐边交界处的乾巴村上交子弹。在预约交子弹的前几天，杨振寰、王富学加紧围攻华坪县城内的丁志平部队。在预约交子弹的头天晚上，丁志平率领其部队在华坪突围出城，往乾巴村方向行进，华坪的杨振寰、王富学率领其封建武装数百人跟踪追击丁志平部队。葛世槐亲率其部彝汉各部部队在乾巴村森林中预先布置好的伏击，丁志平部队到达葛家与他预约交子弹的地点——乾巴村时，葛世槐的部队与华坪的杨振寰、王富学的部队配合，向丁志平的部队前后夹攻，因众寡悬殊，地势又处于不利，丁志平的部队被击溃，丁部死伤惨重，被葛打死七、八十人，俘虏了丁志平，缴获丁志平部队100余支枪，后经易少伯、曾熙国、赵光洁、郑德智、孙贤发等营救，丁志平得回华坪，恢复旧部，继续开展武装斗争。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八月，葛世槐成立金江上游守备司令部，

葛世槐于1949年6月，在云川交界处的乾巴村与华坪杨振寰、王富学的封建武装配合击溃丁志平部队凯旋而归，得意洋洋在盐边县城给葛世槐立了一块得胜碑，表彰葛世槐对蒋介石的效忠。蒋介石西昌行辕主任贺国光又提升了葛世槐的反共职务，1949年8月提任葛世槐为金江上游守备司令，司令部部设在盐边县城五省庙（现盐边县供销合作社地址）司令部设秘书、参谋、副官、军需、军医、军械等六室。司令部下设14个大队（其中两个彝务大队）三个直属中队，按

三三编制，每个大队下分三个中队，人员多是从农村召集的农民，平时务农，遇有军事情况则应召抗拒解放西昌和盐边。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国民党西昌行辕主任贺国光委任葛世槐为“反共救国军第四纵队司令”。

1950年2月，中共云南丽江地委领导的滇西北边纵七支队，解放了永胜县，接着云南丽江地委派和万宝为滇西北剿匪总指挥，率领七支队的35团、34团于1950年1月解放了华坪县。华坪县解放后，葛绍武父子感到对他家在盐边的统治威胁甚大，葛世槐于1950年2月初调集，率领其全部地方武装一千余人枪，攻打华坪县，妄图摧毁华坪县人民政府。

葛绍武于1950年3月21日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投降，解放军和平解放了盐边。从此结束了葛家在盐边几十年的封建统治。

1950年7月葛氏父子在盐边组织了第一次土匪叛乱，1951年4月被我军平息，葛氏父子均先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详见我会文史第一、二、三辑）